

略论生产力中的劳动组织与管理

温端云 黄 敏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把社会推向前进。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四人邦”挥舞着“唯生产力论”的大棒，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出发，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力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这个范畴的科学含义，阉割生产力中许多革命的内容。他们割裂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关系，否定物的因素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把科学技术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也否定劳动的组织与管理直接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他们动不动就以“管、卡、压”的大棍子，反对在生产企业中建立符合生产本身发展规律要求的科学的劳动组织与管理制度，拼命煽动无政府主义，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必须处理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力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掌握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必须狠批“四人邦”在生产力概念上的形而上学观点，澄清他们所制造的混乱。这里，我们仅就生产力中的劳动组织与管理问题，谈谈我们的粗浅认识。

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但是，只有在劳动力同生产资料实现有机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劳动的组织与管理与生产力的关系，也就是妥善解决生产力中人与物之间的结合问题。所谓生产力，是人类征服、改造自然，使自然界的物质变成为适合人类需要的一种活动能力，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从一开始起就离不开一定形式的劳动组织与管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单个劳动力不可能形成改造自然的生产力，它必须在一定的劳动组织与管理下，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去完成对自然改造的任务。所以，人们是借助于一定的劳动的组织形式与管理职能，使劳动力和生产工具有机结合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这样，劳动组织与管理就直接构成生产力的要素。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有过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马克思指出：“所谓的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百倍去的技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53年版第369页）马克思这里讲的“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就是指生产过程中借助于一定的劳动的组织与管理，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而真

正形成的改造自然的力，它与科学和劳动者的技巧一样，直接成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不过，它是通过劳动力之间以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来体现的。

恩格斯在论述生产社会化的特点时指出，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中，生产资料是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1970年版第266页）而大批人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就能变成强大的生产力。这里当然不是说，只要多数人随便凑合在一起，就能共同使用生产资料，并产生强大的生产力。它必须根据生产资料的性能、用途、使用方法，再配备一定数量与一定技术的劳动者在一定方式的结合与指挥下紧密配合，即建立科学的劳动组织，并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按照一定的技术要求与操作规程去使用生产资料，这样才能变成强大的生产力。

列宁在论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时，也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下面我们还可以从生产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来说明劳动的组织与管理如何直接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一些概况。

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最初方式，是原始群在一起采摘果实或捕捉野兽，这是最原始的劳动组织，那怕这是一种最原始、最简单的劳动的组织，也能说明它是生产力中的一个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许多人的相互协力，野兽是不可能捕捉到的，当时与大自然搏斗也就无法进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不可能形成。

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简单协作阶段，劳动的组织与管理直接作为生产力的要素就更明显了。马克思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所以，协作就是一种劳动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接着谈到协作的含义时指出：“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同上，第366页）“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同上，第423—424页）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简单协作作为劳动组织的一种形式，不仅是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能直接产生更大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要素。

当生产发展到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劳动组织就更成为生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工场手工业是一种“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同上，第398页）的劳动组织形式，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是根据产品与手工劳动的操作程序与特点组成的。但在这里，工人变成了“畸形物”，他们只有片面的技巧，劳动者之间如果不根据生产中所要求的一定技巧与一定数量组织起来，是不能制成任何东西的。马克思说：“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同上，第399页）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之所以比简单协作更高，除工具改革外，主要是由于劳动组织本身的变化。

当生产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生产社会化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但劳动者的技巧更片面，更专业化，生产工具也普遍是专用的，而生产过程就更复杂，彼此联系又更密切了。如机械化的纺纱生产中，有清花、粗纺、细纺、落纱、浆纱等一系列既相分离，又相联系的生产工艺过程，各个工序有各工序专

用的机械设备工具，而使用这些设备与工具的劳动者，就必须具有各种专门的技巧与操作方法。各工序在整个生产流程中的次序也是确定的，不能随意变更。各工序的设备规模、劳动力数量的多少，必须按照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来决定。为了适应这种生产特点，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都能发挥作用，就必须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科学的劳动组织，如果劳动组织即劳动者的数量、技巧、能力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配合和生产资料的使用不符合生产工艺过程的客观要求，生产就会受到影响，或根本生产不出产品来。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劳动组织对生产力的大小或有无，是直接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在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中，如何使各个方面、各环节协调一致，共同去完成总的生产任务，这就与劳动组织形成的同时，产生一种对劳动的指挥与管理的职能。它与劳动的组织一样，直接是生产力的因素。马克思指出：“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已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1页）马克思还比喻说，生产过程中需要指挥与管理，就像战场上需要将军的命令与一个乐队需要指挥一样，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劳动。这就说明，对劳动的指挥与管理，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完善结合，并使它们发挥更大作用所不可缺少的。就像一个工人用手或脚去操纵机床时，需要大脑思维的指挥一样，如果没有大脑思维对于手脚的指挥，手脚的活动就不能协调，也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甚至起破坏作用。

列宁在评价资本主义企业曾广为推广的“泰罗制”时，一方面尖锐地批评它是“压榨血汗的‘科学’制度”，是“以增加了两倍的速度来吸收雇佣奴隶每一点神经和筋肉的精力”，但同时，又肯定它“是一系列的最丰实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时和监督制等等。”（《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列宁这里所肯定的，正是这种管理制度中直接体现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因而，也是这种管理方式中直接构成生产力要素的东西。管理的内容和方式，是否反映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会在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上产生直接的影响。劳动管理的这一方面的性质和作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一样的。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不但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要学习它们“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里所指的，也是劳动管理中符合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和要求的东西，即劳动管理中那些构成生产力因素的东西。

以上我们从现实生产力、经典作家的论述和生产发展阶段等三个方面说明：劳动的组织与管理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要素，它是客观的物质的。所以，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注意加强和不断改善劳动的组织与管理，建立符合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劳动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合理地组织劳动，提高劳动管理的水平，把生产管理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的新课题，必须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以适应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需要。

我们知道，社会劳动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劳动的组织与

管理是由社会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劳动的组织与管理除了它有作为生产力直接要素的这一方面的性质以外，它还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进行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们有不同的社会联系和结合的形式。毛主席说：“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毛泽东：《实践论》）劳动的组织与管理从它所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来说，则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如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劳动的组织与管理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凭借着一定的劳动组织与管理职能，来实现自己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与支配权，并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以上我们在引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指挥与监督的性质的那些论述中，马克思同时也指出了它具有二重性，即还具有生产关系性质的方面。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这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组织与管理的阶级实质，即它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也要借助于一定的劳动组织与管理，来实现自己对生产过程的领导，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并不断满足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所以，就劳动的组织与管理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组织与管理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组织与管理，有着根本的区别，不容混淆。

劳动的组织与管理就它作为生产关系方面的性质，它对生产力的作用，不是被动与消极的。它能反作用于生产力，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过它对生产力的这种反作用，同它本身作为生产力的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

“四人邦”否定劳动的组织与管理是生产力的因素，抹煞它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把它纯粹看成是生产关系的范畴，而且有意混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组织与管理的根本区别，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组织与管理的必要性，把对立科学的劳动组织与管理说成是“管、卡、压”，是“修正主义的黑货”。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生产力倒退，阻挠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党中央重新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我国人民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总任务如何落实到每个生产单位，是非常紧迫的任务，必须在工农业生产各条战线上，彻底清除“四人邦”的流毒，理直气壮地加强生产企业的劳动组织与管理，把生产尽快搞上去，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上接第 40 页） 其实，毛主席的讲话根本没有涉及这些企业的所有制性质问题。而且，并没有讲这些领导人都是坏人，相反却认为他们大多数是好人，由于分不清企业生产中的路线是非，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教育，但不是坏人。既不是坏人，就更谈不上这些企业所有制性质的蜕变。“四人邦”一伙歪曲毛主席的指示，宣扬他们的反动理论，就是妄图把许多国营企业的领导人，都污蔑为“走资派”，把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污蔑为“走资派所有制”，从而，达到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下的罪恶目的。对此，进行充分揭露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